

沧州老城关图 地名背后藏趣事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由博施博物馆联合28名文化爱好者精心编绘的《沧州老城关图》(第一版)一经面世,便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它不仅还原了百年前沧州城的肌理,还重建了城市的文化坐标,勾起无数人的回忆。

这幅地图以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版《沧县志》中的地图为蓝本,详细标注了1933年沧州城关的风貌,包括当时的沧州老城、城坊区划、主要街道、主要建筑以及运河码头、渡口、名人故居等。每个名字背后都承载着一段故事,它们或因古老传说得名,或源于市井生活,或见证过历史风云变幻……这些地名宛如一把把钥匙,开启尘封的岁月,诉说着沧州老城的往昔。

说起这些地名,就不得不提寇金星。58岁的他,既是一位水利高级工程师,又热衷于研究历史文化,对沧州的老街巷、老地名十分感兴趣。最初,他在《沧州市建设志》上发现了民国二十二年的《沧县城关图》,这幅图很小,标注内容也少,他想复制一张,把地名都标注清楚。在寇金星和众多文化爱好者的努力下,几十个胡同被标注出了确切的位置和名称,许多消失已久的宅院、庙宇、医院、学校,“复活”在了地图上……

沧州城的前世今生

众所周知,沧州城又称“幞头城”,建于明天顺五年(1461年),由当时的知州贾忠主持修建,“城墙周长八里,城高二丈五尺,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”,大致范围在今维明路以南、建设大街以西、水月寺大街以东、解放路以北。沧州城因西南角凹进一角,形似古代男子戴的帽子幞头,因此被称为“幞头城”。

但其实,沧州古城缺一角,跟文庙有关。

寇金星说,宋代以来,有个说法:没有出过状元的州、县,文庙不能建在城内。沧州文庙始建于明洪武元年(1368年),早于沧州建城。而沧州建城之初,还没有出过一位状元,于是文庙就留在了城外。

也正因如此,本该方方正正的城池,由于文庙或其他原因,西南角凹进去一角,才造就了“幞头城”的独特布局。

当时,沧州古城有5个城门,分别是: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及小南门。5个城门的名称意义深远且富有诗意。东门称“镇海门”,因沧州东临渤海,有遏制海潮之意,位于今建设大街与东风路交叉口一带,实验小学新址附

近;西门称“望瀛门”,意为西望瀛州河间,位于今新华路与水月寺大街交叉口一带;南门称“阜民门”,取“南风之习兮,可以阜吾民之财兮”之意,位置在今清池大道和解放路交叉口一带;北门称“拱极门”,指拱卫京师,位置在今清池大道和维明路交叉口一带;小南门称“迎薰门”,取“南风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”之意,位于沧州城的西南角,原第一百货商场西侧小路口一带。

“沧州古城五门的命名,涉及地理、政治、民生等,准确且富有深意,寄托了百姓的美好愿景。”寇金星说。

随着对沧州老城地名的研究,寇金星不禁对古人心生敬意——那些建筑的名字,往往将地理特征、历史典故、人文情怀、美好愿景融为一体,短短几个字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当时,沧州古城被划分为宣化坊、崇明坊、严崇坊、钟英坊(南、北钟英坊),相当于现在的五个区。

寇金星介绍说,宣化坊是指整个沧州城内部,意为教化百姓之意;崇明坊,有尊敬和推崇之意,位于沧州古城南城以南、钱铺街以东,现在大致对应解放路以南、小南门以东一带;严崇坊,位于北城墙以北;西城楼以西为钟英坊,钟英,有钟爱英明智勇双全的人之意,又分南钟英坊和北钟英坊,是西城楼和运河东岸狭长夹角地带。

南、北钟英坊的居民大多从事工商业,是五坊中的“富人区”,因此,沧州民间流传着“穷东头、富西头,不穷不富城里头,红薯切糕东南头……”的说法,富西头即指钟英坊一带富人多。

那些远去的街道

沧州古城有哪些主要街道呢?

寇金星在老地图上做了清晰标注,主要街道包括西门大街、北门大街、南大街、文昌街和南门外大街。

西门大街,顾名思义,是进入西城门外即望瀛门的一条大街,在现在新华路北商厦路口至沧州商厦东侧的马路街北口一带;

北门大街,是进入北城门即拱极门的一条大街,在现今清池大道,沧州市人民医院路口至东风路口一带,人民医院路口西南角有个北门社区,名称即由此而来;

南大街,是进入南城门即阜民门的一条大街,在现今清池大道,东风路口至解放路口一带;

文昌街,是进入东城门即镇海门的一条大街,即现今东风路的一段,在东风路与建设大街交口至东风路与清池大道交叉口一带;



寇金星标注出许多地名。

南门外大街,是出南城门即阜民门向南的一条大街,在现今清池大道与解放路交叉口以南至小树林一带。

另外,新华路联通大厦西侧智慧广场至鼓楼一带叫衙门口大街,因街上的老沧州州府(后为县衙)而得名。

在许多老沧州人的记忆中,西门大街、沧州商厦附近有个石牌坊,它巍然矗立,飞檐斗拱,令人印象深刻,但随着城市变迁早已消失不见,寇金星翻阅大量史料后,将其位置还原。

根据史料记载,石牌坊往东有个四牌楼。很多城市都有四牌楼,被视为是一座城市的原点,一般是个十字路口,路口四面都建有一座牌楼,共四座,所以叫四牌楼。关于沧州四牌楼的记载不多,但是有记载说,沧州的四牌楼在新华路和清池大道交叉路口,这也被视为古城沧州的“城市原点”,三里庄、八里屯等地名都是以这个原点计算出距离而得名的。

地名里藏着古人的智慧

确定了沧州老城的城坊区划后,标注街道、建筑等名字也是个不小的工程,但寇金星却乐此不疲。因为,地名,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,它蕴含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密码,展现着古人的智慧与城市记忆。

寇金星说,运河东岸、建华街南段原有一条南北向的胡同,南向的称仁寿巷,取“有仁德而长寿”之意,北向的叫里仁巷,取“里仁为美”之意,两条巷子的名称都来自《论语》,寓意美好,体现了古人对道德的崇尚和对和谐社会的向往。还有文明街、仁义胡同、吉祥胡同等,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沧州老城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商业活动的烙印,比如米麻胡同因粮仓而得名,钱铺街因钱庄兴起,牛市街是牛马农具交易市场,缸市街、书铺街等分别对应不同的行业……这些地名生动地展现了古代沧州商业的繁荣和行业的多样性。

戴家胡同因戴氏家族居住而得名,孙家胡同(尊德巷)以孙敬的尊德命名,李家花园、刘家胡同、龚家宅院等,都是以人物姓氏、家族或住宅命名,在沧州十分常见,反映了古人对家族传承和家族荣耀的重视。

还有许多有趣的地名,都被寇金星重新标注在了地图上。

南城根、西城根位于城墙脚下,幞头湾形象地描述了城墙的转弯处,后井巷因水井位置得名,上岗子因地势较高而命名……这些地名直观反映了沧州的地理环境,让人们能够通过地名了解城市的地形地貌。

耳朵眼(胡同),位于如今金街数码城至金街古文化城中间广场一带,此处进口较窄,进入胡同中部后逐渐变宽,因地形貌似“耳朵眼”而得名……

“从这些丰富多样的地名中,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古人的智慧。古人敬畏天地,崇尚道德,顺应自然,改造自然。”寇金星说,标注那些古老的地名,就像是走进了沧州的历史。

翻开《沧州老城关图》,一个个老地名里藏着沧州的烟火日常、历史沧桑,是刻在沧州人血脉里的记忆。寇金星和文化爱好者的努力,让这些即将消逝的名字重新鲜活起来。随着城市的发展,街巷、建筑或许会变,但只要有人记得这些名字,沧州往事就有迹可循,乡愁也就有了安放之处。

一封信背后的情谊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在运河区浮阳北大道旁的一栋老居民楼里,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,洒在干净整洁的客厅里。77岁的刘忠江坐在沙发上,深情地看着墙上那幅气势恢宏的画。画中,青山含翠,苍苍连绵,灵动的笔墨尽显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底。这幅画的创作者,正是刘忠江的哥哥——著名国画家刘忠和。

“我哥曾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澜的警卫员,是在首长的鼓励下才走上绘画之路的。”刘忠江娓娓道来,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清晰起来。

1935年,刘忠和出生在山东省陵县的一个村庄。在那个物资匮乏、战火纷飞年代,家庭的重担如同一座大山,压得这个农村家庭喘不过气来。然而,生活的艰辛并未磨灭刘忠和对绘画的热爱。他自幼便展现出了绘画天赋,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笔和纸。田间地头、破旧屋檐下,都是他作画的天地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刘忠和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报国热情,随后参军入伍。1951年,年仅18岁的他从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毕业,成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澜的随身警卫员。从放过牛、要过饭的农村娃,到能够守护在首长身边,刘忠和深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,也格外珍惜这段幸福时光。

在完成警卫任务的间隙,刘忠和总是抓紧一切时间练习画画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张澜看到了刘忠和画的一幅屈原画像,画中的屈原峨冠博带,神情悲愤,衣袂飘飘间尽显忧国忧民之态,不禁眼前一亮,他欣喜地说:“没想到我身边还有这样的人才,你要好好学画啊!”这句话,如同一束光照进了刘忠和的心。为了不埋没这个绘画人才,他推荐刘忠和到北大工农速成中学学习,还专门给刘忠和写了一封信,字里行间满是鼓励与期望:“学是党所未知,习是行之不已……”刘忠和一直珍藏着这封信,它不仅是一份鼓励,更是自己人生的指南针。

刘忠和深知机会来之不易,每天都刻苦学习。1958年,凭借着优异的成绩,他成功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,成为李可染、蒋兆和等艺术大师的学生。

在中央美院的5年里,刘忠和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,日夜钻研,常常在画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他的画作,既有传统国画的韵味,又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,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毕业后,刘忠和选择前往哈尔滨师范大学从事艺术教育工作。他希望用自己的所学,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艺术人才。在哈师大,刘忠和一千就是几十年,直到1995年退休。

退休后的他,常常回想起那封信中的内容:“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尤其学要虚心才能多受教益……”

“我哥常说,是首长的鼓励和支持,才让他从一个农村娃成长为一名画家和教育工作者。”刘忠江感慨地说。

多年来,刘忠和一直将那封信悉心保存着。那泛黄的信纸,见证了这一段真挚的情谊。直到多年后,他才把这段往事告诉弟弟。

刘忠江听后,不禁感慨万千。他没想到,哥哥的人生竟有着如此特别的经历,更没想到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还有这样一段温暖人心的故事。

如今,刘忠和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,但他的画作却永远留在了世间。《世界华人书画家年鉴》《世界美术集》《中国美术选集》等权威画册,都收录了他的作品。

每当刘忠江看到客厅墙上哥哥的画作,就会想起这段温暖动人的故事。这段跨越岁月的情谊,在刘忠和的艺术生涯中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也成了刘家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。

在沧州市永济西路供电小区南院,住着一位近百岁的老人祖友辅。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,但他的眼神依然坚毅明亮。

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看似平凡的老人,竟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。

从苦孩子到八路军

1945年2月,一个衣着单薄的年轻人,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渴望,加入了八路军。这个年轻人,就是祖友辅。

当时的他,身形瘦弱,可眼神却很坚定。祖友辅很小的时候,母亲就离开了人世,为了生存,他不得不外出谋生,捡煤渣、挑水拾柴……什么活儿都干过。

而运河边的童年则给他黯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。他在运河的涛声中奔跑,与小伙伴们在河滩上摸鱼捉虾。运河的水,浸润了他的童年,也赋予了他坚韧乐观的性格。

18岁那年,祖友辅听说八路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,毅然决定离开家,去寻找这支队伍。在一位好心村民的帮助下,他找到了沧县大队。可县大队的干部看着他瘦弱的身躯直摇头,觉得他吃不了行军打仗的苦。但祖友辅没有放弃,再三坚持最终被县大队留下。

就这样,祖友辅成为八路军的一员。

在枪林弹雨中成长

成为八路军后,祖友辅很快就投入紧张的战斗中。当时,抗日战争虽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,但沧州一带的日伪军依旧十分猖獗。县大队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,人员也相对较少,每天都在行军、打仗,为了躲避敌人的围剿,常常一晚上要转移多个地方,连睡觉都穿着衣服、鞋子,随时准备出发。

在战斗中,祖友辅和战友们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。打沧县张官屯据点时,他们趁着夜色,里应外合,没费一枪一弹,就俘虏了10多个鬼子和20多个伪军;打徐家楼据点时,因路上耽搁,错过了内应时机,没能拿下据点;在盐山,他们利用青纱帐作掩护,袭击了一辆抛锚的日军汽车,缴获了10支枪。

1945年冬天,祖友辅所在的县大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特务连,奉命前往东北。在那里,他参加了长春、四平等地的多次战斗,每一次战斗,都是生与死的较量,祖友辅和战友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,一次次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

1951年,祖友辅来到天津学习通信技术,随后作为通信兵参加了抗美援朝。在朝鲜战场上,他负责维护指挥所国内的有线载波线路。这条线路是战场上通信指挥的关键,容不得半点差错。祖友辅和战友们日夜守护,确保线路畅通。

战争间隙,他还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平凡中的坚守

1956年3月,祖友辅复员回到沧州,被分配到发电厂工作。在工作岗位上,他依旧保持着在部队时的扎实作风,对工作认真负责。1984年退休后,他闲不住,又干了11年保安工作。

如今,98岁高龄的祖友辅,生活依旧规律。他每天坚持运动,前些年,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外出。现在的他,很少外出,在家里看看书报。

祖友辅爱学习、爱动脑,一本磨损严重的字典,陪伴了他几十年。遇到不认识的字,他就立刻查字典,每天坚持阅读,把看到的信息、新闻都记下来,十几本笔记本,记满了他对生活的热爱。

不仅如此,祖友辅还惦记着小区和老同事们的事情。谁家婚丧嫁娶,他都帮忙;老同事离世,他会难过很久,还把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一一记在本子上。在周围人的眼中,他不仅是一位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兵,更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、对他人心怀善意的平凡老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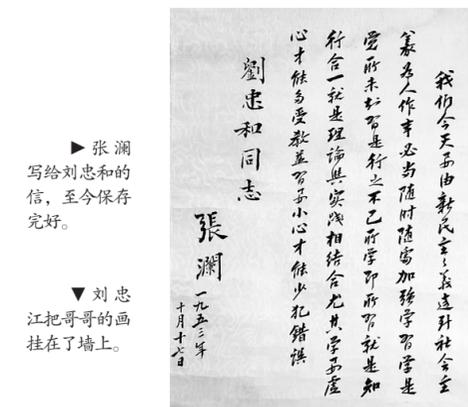
曾经在运河边奔跑的少年,在枪林弹雨中传递情报的战士,在发电厂忙碌的工人,都化作岁月里一个个踏实的脚印。他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,只是经常念叨着“现在的生活比从前不知好了多少倍”。



祖友辅：九十八岁老兵的热血人生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刘焕杰

往事悠悠



张澜写给刘忠和的信,至今保存完好。

刘忠江把哥哥的画挂在了墙上。

